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
第五十八回 金錢堡差走山西雁 毛家曠醉倒鐵臂熊

且說山西雁追趕薛昆、李霸，打算要把二賊拿住。那二賊分路一跑，一個往東，一個往西，徐良也就無心追趕兩個賊子。就聽見前邊喊叫之聲，是韓天錦的聲音，自己也就奔樹林而來。到了林中，見天錦撒棍，心裡暗暗怨恨二哥，兩下動手，焉有撒手扔兵器的道理？前邊就是有個死人，有許多樹木阻擋，也教你打不著哇。徐良一反眼，忽然計上心來。看見旁邊有一棵大樹，隨即躍上樹去，料著韓天錦必跑，東方明必追，要從樹下一過，就可以結果他的性命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先把韓天錦讓將過去，他在樹上叫聲：「大哥別追了。」東方明不知是誰，必然抬頭朝樹上看，徐良二指尖一點，颯的一聲，正中咽喉，東方明嘔咚一聲摔倒在地。徐良高聲喊叫：「二哥別走了！去撿棍罷。」徐良下了樹，與韓天錦見禮。霹靂鬼說：「虧了三弟呀！要不是你，我准得死在這小子手裡。」徐良說：「從此以後與人交手，可別撒手扔棍了。」韓天錦說：「再也不敢了，這原來不是個招兒。」過去把自己的鐵棍撿來。徐良也會冤他，說：「你把這小子扛回去，見了智叔父，也是你一件功勞。」韓天錦答應，真就把東方明用肩頭扛上，棍交與徐良替他拿著，直奔太歲坊來了。將至門首，早有艾虎迎將出來。說：「二哥扛的是什麼人？」天錦說：「我知道他是誰呀？」徐良在旁說：「這就是太歲爺。」艾虎說：「我師傅盡等著你們弟兄二人到此，好一路前往。」隨說著，弟兄三人進來見了智化。韓天錦扔下東方明，過來與智化磕頭。智化把他攙起，說：「賢姪，你扛個死人來何用？」韓天錦說：「姪男追出他去，一棍將他打倒，沒想他就死了。」智爺瞧了瞧東方明，就是項下有些血跡，別處並無棍傷，又見徐良在旁，嘻嘻直笑，智爺就知道是徐良結果他的性命，卻叫天錦承名。智爺說：「天氣不早了，我們急速就回去罷。」正在說話之間，忽見由後邊跑出幾個人來，細看全是婦女。有東方明的姨奶奶，也有婆子，也有丫鬟，跪在地下，求施活命之恩。智爺一擺手，盡饒他們逃生去了。智爺一回頭不見艾虎，復又問徐良：「艾虎上哪裡去了？」山西雁也是搖頭說：「不知。」正要尋找，見艾虎由正北跑來，喘吁吁說：「走罷走罷，火起來了。」大眾一看，何嘗不是烈焰飛騰。智爺問：「艾虎，這是你辦的事情嗎？」艾虎說：「不錯。我看這裡有好幾條人命，放起一把火來，倒省許多的事情。」智爺道：「好是好，只怕連累街坊鄰舍。」智爺過去，把自己那口刀找來，徐良又把前邊屋子點著，然後爺兒幾個出來，直奔五道廟。走著路，智爺把腰間包袱解下來，遞與徐良。山西雁一見他的包袱，說：「智叔父冤苦了我。我只打算是孤仙與我鬧著玩呢，原來是你老人家拿去。」智爺說：「不是我拿去的。我問問你，你丟了這個包袱，你說什麼來著？」徐良照前言語，學說了一回。智爺說：「好，你可惹出禍來了。」徐良問：「到底是什麼人拿去哪？」智爺說：「可也不是外人，你明天好好與弟婦賠不是罷，就是弟婦拿去的。她叫我囑咐你，從此以後，說話留神，倘若再要如此，小心巴掌可就要上臉了。」徐良一聞此言，羞得面紅過耳，說：「老西可真不是人啦。滿口胡說亂道，我可怎麼對得起我弟婦！」艾虎在旁微微一笑，說：「哥哥何必如此，豈不聞不知者不作罪。」徐良說：「實在太下不去了。咳！這是怎麼說的哪。」連智化也勸解。大家就到了五道廟，先去叫門，施俊把門開了。見著施俊，艾虎與他行禮，說了始末根由。施俊與大眾道勞，就用不著靴帽藍衫了，仍然還是徐良背著施俊，出離了五道廟，大眾分手。艾虎同著秋葵、韓天錦回他們的德勝店，山西雁同智化回他們的高升店。韓天錦與秋葵就由店中進去。艾虎由後牆進去。至裡面，艾虎見了嫂嫂，給金氏道驚。秋葵、韓天錦至裡面，金氏與他們道勞。金氏與蘭娘兒早就換了衣服。艾虎也就更換白晝服色，等到天交五鼓起身。再說智爺同著徐良，背著施俊，叫開了店門，到了裡面，點上燈燭，算清了賬目，給了酒錢。五鼓起身，仍然叫徐良背著施俊，出離店門，直奔德勝店而來。徐良說：「智叔父，讓我兄弟在地下走幾步罷，我就不上那店中去了。」智爺問：「因何故？」徐良說：「我得罪了弟婦，我若到那店中，不能見不著的，若要見面，她說我幾句，我有何言對答？」智爺說：「全有你老兄弟一面承當。你這個人怎麼這樣死心眼，連我還說了一句錯話哪。況且她不該拿你的包袱，她就先有不是處，包管不能有一言半語羞辱你。」徐良只得點頭。到了店門首，徐良把施俊放下說：「我到那邊告便。」智爺這裡就叫門，裡邊問找誰？智爺說找姓艾的、姓韓的。不多一時，見店門一開，艾虎與韓天錦出來，見了智爺與施俊說：「我三哥哪裡去了？」智爺說：「在那邊告便哪。」智爺把艾虎叫到跟前，低聲告訴艾虎一回，說：「少刻你三哥進去，千萬囑咐你妻子，別叫她說你三哥，你還不知道，徐良他那臉面太薄哪。」艾虎道：「師傅只管放心，我早已囑咐明白了，絕不能有什麼說的。」智爺說：「很好，原當如此。」等了半天工夫，始終不見徐良回來，打發艾虎找了半天，蹤跡全無。智爺說：「不好了，徐良跑啦。」艾虎問：「就為這個事情跑的嗎？」智爺說：「可不是就為這個事，還有什麼事情哪？」艾虎說：「他實在想不開了。」只得艾虎背施俊進去，仍用青紗遮面。大家進來，正在女眷都要上車之時，到了裡面，也都見了一見。施俊也就上了車輛，智化、艾虎、韓天錦，都在地下行走，叫店家開了店門，錢都已開付清楚。車輛趕出來，直奔正西，遠遠聽見人聲喊嚷，原來是許多人都往太歲坊救火呢！直走到天光大亮，到了一個鎮店，找了一座店房，進去打尖，打臉水烹茶，預備酒飯。艾虎就與智爺說：「師傅，我三哥此去，必定上南陽府去了。」智爺說：「不錯，一者為的是冠袍帶履，二則為拿白菊花，三來他知道團城子裡面有一口魚腸劍，他打算要把此物得到手中，方稱他的心意。借著這一點因由，他奔南陽府去了。」艾虎說：「他這一走，總算由我身上起。師傅，你老人家辛辛苦苦，送他們娘兒們上一趟臥虎溝罷，我追下我三哥去。我也找找白菊花下落，倘若把他拿住，豈不是奇功一件。」智化說：「你要去，可也使得，無奈我也有事在身。」艾虎說：「你老人家事情太忙，我去追上我三哥，把這一點小事說開，省得日後弟兄見面，彼此全不得勁。」智爺說：「既是這樣，你就去罷。」可巧被韓天錦聽見了。韓天錦說：「老兄弟要去，咱們兩個人一同前往。」艾虎說：「不能，你到處闖禍。」韓天錦說：「我絕不闖禍，有人打我不還手，罵我不還口，這還能夠闖禍麼？」艾虎說：「別瞧此時說得好聽，出去走上路就不由你了。」韓天錦一定要去，說：「你不帶我去，我就一頭撞死。」智爺說：「他這麼說著，你就同他去就是了。」艾虎說：「你一定要去，可別拿著鐵棍。」韓天錦說：「我就不拿我的鐵棍。」

把話說好，吃完了早飯，會了飯帳，大家商量施俊的事情怎麼辦才好。

智爺出了一個主意：暫且叫他夫妻上臥虎溝躲避。到了臥虎溝，再往京中寄信，打聽佳蕙的下落，必是在岳老將軍那裡住著呢。開封府的狀不知告了沒有。若要告了狀，必有府諭，若要沒告，就不便再告了。等著把這個知縣撤了時節，冷淡冷淡，再回家去。施俊說：「此計甚妙。」就依了智爺這個主意。艾虎同著韓天錦先就起身去了。

智爺看著施俊、姪媳們上了車輛，也就起身。正要出店，忽見從外面來了三騎馬。智爺一看，原來是鐵臂熊沙龍、孟凱、焦赤。三人見著智爺，全都拋鐙離鞍，下了坐騎。智爺過去一一見禮。沙老員外說：「別走哪，等著我們吃完了飯再走。」甘媽媽也過來見老員外，蘭娘兒、二位沙氏、金氏全都過來見了沙、焦、孟三位行禮。老員外一見金氏滿面血痕，問說：「你們夫妻也在此處，是什麼緣故？」智爺擺手搖頭說：「悄言！」到了屋中，伙計復又打臉水烹茶，伙計出去，智爺才把施俊夫妻的事情說了一回。老員外一聽，只氣得渾身亂抖，罵道：「好賊徒惡霸，反了哇，反了！」智爺低聲說：「此處離太歲坊不甚遠，此仇已報，你老人家不可聲張此事了。」要把施俊帶至臥虎溝與京都探信的話。又學說了一回，又問：「你們三位因何來到此處？」沙龍說：「皆因你姪女她們上固始縣來時，我就不放心，他們走後，終朝每日心驚肉跳，我總料著，怕她們路上惹禍，故此我才約會焦、孟二位賢弟趕下來了。若不是這裡打尖，我們還會不在一處呢！」智爺說：「你們吃飯罷，吃完了飯，咱們好一路前往。」又把店中伙計叫將進來，叫他們備酒，飽餐一頓，又會了飯帳，然後大家上車。沙龍三位乘跨坐騎，保護車輛，直奔臥虎溝而來。行未半里之遙，再找智化時，蹤跡不見。老員外與焦、孟二位說：「智賢弟這叫滿懷心腹事，盡在不言中。由他去罷。」行至天晚，老員外要早住店，皆因是有女眷，晚間行路不便。天氣正當日落光景，路北有座大店，車輛馬匹俱都入店，女眷住了五間上房。沙、焦、孟、施俊住了西跨院，皆因前院東西配房俱都有人住了。伙計也是打臉水烹茶。老員外吩咐看酒，要了上等肴饌一桌，將酒擺

齊，四位酒過三巡，施俊說：「不好，我心內發慌。」連老員外四人，「撲咚、撲咚」，俱都摔倒在地，人事不醒。要問什麼緣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